



長篇社會
哀情小說

飛南雁北

張恨水著

(冊下)

長篇社會哀情小說

北雁南飛

張恨水著

(下冊)

山城出版社
教育書店總經售

北雁南飛目次

第一回	北雁南飛題簽驚綺語	春華秋實同硯動詩心	一
第二回	透一點真情人逢老圃	積十分幽怨事說西廂	一二
第三回	帶醉說閑情漫猜消息	借資擲孤注小起風波	二三
第四回	淡淡春懷讀書營好夢	潺潺夜雨煮茗話閑愁	三四
第五回	讀賦豈無由聞聲下淚	看花原有意不語含羞	四七
第六回	豎子散流言非分是冀	書生推小恙有託而逃	五八
第七回	抱布而來觀場初上市	奪門竟去入阱又衝圍	六九
第八回	委屈作賢妻入林謝罪	纏綿語知己指日爲盟	八〇
第九回	冷眼看嬌兒何憂何喜	熱衷作說客頻去頻來	九一
第十回	謂我何求傷心來看月	千卿底事素手爲調羹	一〇三
第十一回	數語啓疑團揮拳割愛	七旬撐淚眼苦節流芳	一一四
第十二回	作態爲何相逢如未見	收心不得舉措總無憑	一二六

第十三回 秘信枕中藏撲燈解困
第十四回 謠詠散情儔弄巧成拙
第十五回 拜佛見情人再衝禮教
第十六回 恨良人難捨身圖報復
第十七回 受侮堪憐作書薦醉漢
第十八回 智母重閨防閑偵嬌女
第十九回 黑夜動殺機狂徒遁跡
第二十回 不盡欲言慈幃詢愛子
第二十一回 調粉起深宵欲除桎梏
第二十二回 醒後投綬無人明死意
第二十三回 瀝血誓宗祠通宵備戰
第二十四回 見面恨無言避人誤約
第二十五回 綺語何來對聯成罪案
第二十六回 腸斷情書淚珠收拾起

佳音門外斷擲筆添愁……………一三七
癡心盼俠士如願以償……………一五〇
下鄉尋少婦重入疑城……………一六一
逞匹夫勇破釜種冤仇……………一七三
傷懷莫釋減膳動嚴親……………一八六
酒徒肆醉舌巧觸莽夫……………一九八
朱箋畫供狀嚴父觀詩……………二〇九
撫窮之恨古渡憶佳人……………二二一
追蹤破密計突赴清流……………二三五
辱深弄斧全族作聲援……………二四六
橫矛來俠士半道邀和……………二五七
逞才原有意即席題詩……………二六九
沉疴突染侍疾碎芳心……………二八三
心仇惡客血雨噴將來……………二九五

第二十七回	倚枕聽瀾言破涕爲笑	支床作復東截髮傷神……………	三〇七
第二十八回	棄婦重逢嘗夫妻滋味	傳書久玩暴兒女私情……………	三一九
第二十九回	紅袖暗藏入門驚豔福	黃衫面約登閣動歸心……………	三三一
第三十回	此姊妹爲誰紅絲暗引	使父母謀我熱淚偷垂……………	三四三
第三十一回	獲東碎娘心飾詞莫遁	論詩觸舅忌危陷深藏……………	三五五
第三十二回	內外各通言逃生定計	娘兒雙鬪智清夜登程……………	三六六
第三十三回	墮陷入夫家登堂拜祖	灰心見俗子閉戶懸梁……………	三七九
第三十四回	救死動全家甘言解怨	懷柔施小惠妙策攻心……………	三九一
第三十五回	寂寞柳邊舟傳言絕客	徘徊門外月聞藥投親……………	四〇三
第三十六回	善作嚴親傳詩能束子	歸成少婦聞雁尙思人……………	四一六
第三十七回	痛哭斯人隔牆聞怨語	忽驚惡客斂跡中險謀……………	四二七
第三十八回	歸去異當年人亡家破	相逢如此日木落江空……………	四四〇

北雁南飛

第二十一回 調粉起深宵欲除桎梏 追蹤破密計突赴清流

李小秋在那古渡口上，很沉寂的，作那縹緲幻想的時候，在另一方面，可現實的熱鬧起來。這便是他母親，眼見他在斜陽影裏，順着江岸走去，到天色這般昏黑，還不見回來，莫不是這孩子想傻了，使出什麼短見來？因之立刻質問秋圃，叫孩子到那裏去了？秋圃道：我沒有叫他到什麼地方去呀。我看他臉上全是愁苦的樣子，叫他出去散散悶，那決沒有什麼壞意呀。李太太道：散散步，這個時候也該回來的，莫不是到學堂裏去了。秋圃道：他不會去的。他請了三天假，明天才滿呢。我叫他不要去，你也叫他不要去，他不會偏偏去的。不過……也許去。說時，在堂屋裏走着，打了幾個轉轉。李太太道：那末，找找他罷，這孩子幾頭變腦……李太太說着，人就向大門外走。秋圃道：外面漆黑，你向那裏去？我打發人找他去就是了。他口裏如此說着，心想到小秋的詩上，有銀燭能飛命也輕的句子，也是不住的頭上出汗。除派了兩個聽差打着火把，沿岸去找而外，自己也提了一隻燈籠，順着大堤走去。因為他出來了，聽差們也少不得在後面緊緊的跟着。還有那要見好於李老爺的划了杆子手，都也帶着燈光，在河岸上四處巡找。但是誰也想不到他要過渡，所以來尋找的人，總是把這渡口忽略了。還是那長堤上的人聲，有一句送到小秋的耳朵裏，乃是我們到學堂裏去問了，先生說沒有去，小秋忽然省悟過來，向堤上看着，却見三四

處燈火，移來移去，便想到那說話的人，是省城聲音，必是釐局子裏找自己的人，便大聲問了是那個？只這一聲，大堤下好幾個人，同時的呵啞了一聲，那幾盞燈火風湧着下了大堤，有人便叫道，那是李少爺嗎？把我們找苦了。說着話，那些人擁到面前，第一個便是李秋圃，將燈籠舉得高高的，直照臨到小秋的頭上。他看完了小秋，又在燈籠火把之下，看看四週的情形，却重重的歎了一口氣道：你這個孽障，他只說了這五個字，什麼都不說了。跟來的聽差就問，少爺，你是怎麼站在這裏了？小秋如何敢說實話，因道：我來的時候，只管順了河岸走，忘了是走了多少路了。天黑了，我才走回來。因為不敢走河邊上，順了堤裏的路走。又走錯了路，還是翻到堤外來，才走到這裏，遠遠望到街上的燈火，我才放心了。他說時，接過父親手裏的燈籠，低聲道：倒要爹出來尋我。秋圃道：你母親是有點姑息養奸，溺愛不明，在家裏胡着急，我不出來怎辦？說着，抽出袖籠子裏的手絹，只管去擦頭上的汗。因道：鬧得這樣馬仰人翻，笑話！回去罷。說着，他在前面走。大家到了門口，李太太也站在門邊，扶了門框望着，老遠的問：找着了嗎？小秋答道：媽，我回來了。說時，提了燈跑上前去。李太太道：你父親是很不高興你這樣，所以親自去找你，你回來了，那也就算了，進去罷。說時，她竟是閃開了路，讓小秋過去。小秋走到堂屋裏，見桌上擺好了飯菜，燈放在桌子角上，連兩個兄弟都不在堂屋裏，這可以知道家裏忙亂着，連飯都不曾吃。想想剛才在古渡口那樣坐着看河流，未免有點發呆，還惹着父母二人都不得安神，却有點難為情。因之只在堂屋裏站了片刻，就溜到了書房裏去了。剛是坐下來喝了半杯茶，女僕就來說：太太叫你去吃飯呢。少爺，你害怕嗎？小秋笑笑，跟着他到堂屋裏來，慢慢的走。秋圃已是坐着吃飯，用筷子頭點着坐櫈道：坐下吃飯罷。以後少要胡跑。小秋在父親當面，

總是有點膽怯的，而且今天又惹了父母着急，所以低頭走到桌子邊，輕輕的移開了椅子坐下。中國人有句成語，說天倫之樂。其實這天倫之樂，在革命以前，上層階級裏，簡直是找不着。越是富貴人家，越講到一種家規，作父兄的人，雖是一個極端的壞蛋，但是在子弟當面，總要作出一個君子的樣子來。作子弟的人，自然是要加倍的小心。秋圃的父親，便是位二品大員，幼年時候，詩禮人家的那番庭訓，真夠薰陶的。所以他自已作了父親，自己儘管詩酒風流，可是對於兒子，他多少要傳下一點家規。不過他已是七品官了，要鬧排場，家庭沒有父親手上那樣偉大，也只得適可而止。譬如他當少爺的時候，只有早晚兩次，向父親屋子裏去站一站，算是晨昏定省，此外父親不叫，是不去的。於今自己的臥室，和兒子的臥室相連，開門便彼此相見，晨昏定省這一套，竟是用不着。所以這個禮字，也是與錢有很大關係的。其實因為父子是極容易相見，秋圃與他兒子之間，比他與父親之間，感情要濃厚許多。這時，他見小秋垂頭苦臉坐到桌邊，便道：「既然你是走錯了回頭路，其情難怪，這沒有什麼，你吃飯罷。但是順了河岸一條大路，也有點昏昏的月光，可以走回來的，這麼大人，膽子還是這樣的小。」小秋道：「倒不是膽小。記得有一次由跳板上到座船上去，略微不穩一點，後來吳老伯就對我說：『這不對，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秋圃將頭搖上兩搖，放下筷子，向他微笑道：『非也，那可一概而論哩？孔門一個孝字，其義甚廣，是對什麼人說什麼話，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眾弟子問孝，夫子有答以無違兩個字的，有答以色難兩個字的，有答事君以忠的，那就多了。孝經一部書，有人說是漢儒偽造的，可是他那裏面孝字的說法，就不是死板板的，便是見得古人已把這孝字的意義放開來講。古人講到臨陣不進，事君不忠，都不能算孝，這和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顯然是矛盾的。那末，知道談孝，不

能聽那些腐儒的話。可是我不是說你吳考伯是腐儒，因為……李太太不容他再向下說了，便笑道：搬了一個孔夫子來不夠，更要拉上吳師爺，因為下面，還不知道忠經節經有幾車子書，飯可涼了。不能再炒第三回，這已經熱過一回的了。秋圃笑道：談到孔夫子，婦人們就頭痛。太太你是沒領略到那滋味，比飯好的多。說笑着，也就扶起筷子來吃飯了。小秋見父親是很高興，自己這番冒失之罪，總算靠孝經來解了圍。吃過飯以後，秋圃親自到書房裏來，打算把那孝字的意義解釋個透澈。可是那吳師爺一路笑了進來，在門外就叫道：我們三缺一呢，快去罷。他走進書房來，不容分說的，就把秋圃拉起走了。這裏燈光之下，剩下小秋一個人，他想着今天所幸是父親很高興，講了一番孝道，把這事就遮掩過去了。要不然：父親要仔細的追問起來，知道我是撒了謊，那更要生氣。在父親這樣見諒的情形之下，以後還是死了這條心，不必想春華了。假如她有我這樣一雙父母，心裏安慰一點，也許不至於鬱鬱成病。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無論她父母怎樣的疼愛她，她是個有了人家的姑娘，決不能讓她和另一個男子通情。我在這裏爲她難受，想她在家裏，更要爲我難受，因爲局子裏有人到學堂裏去找我，她或者是知道了這個消息的，必然疑心我尋了短見了。小秋這樣的猜着，這倒是相差不遠。這個時候，春華也是坐在一盞燈下，兩手抱住了自己的膝蓋，微低了頭，在那裏出神。她想着父親回來說，小秋現在不用功了，常是回家去，又請了三天病假。他這個病，父親那裏會知道？正恨着自己沒有翅膀，可以飛出這窗戶去。却聽到父親的咳嗽聲，在堂屋裏面。父親每晚回來，總得向祖母報告一點學堂新開的，也許今天有關於小秋的消息的，因之慢慢的扶着牆壁，就藏在房門後聽。只聽到母親宋氏道：他請三天假，家裏不知道嗎？爲什麼找到學堂裏來？廷棟道：他的信，是毛三哥送來的，也許他父親不知

道。據來尋的人說，下午他就出門了，沿着河岸走的，晚了好久，沒有回去。宋氏道：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出來一會子，要什麼緊，還會落下河去不成？三湖街，就不是個好地方，那孩子是個少年輕薄相，說不定鑽到什麼不好的所在去了。廷棟道：那或者不至於吧？說着話時，帶了淡笑的聲音。宋氏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那裏曉得？據說，他和毛三嫂子有些不乾淨。毛三嫂子回娘家去，就爲的是他，他還追到馮家去了。我說呢，他爲什麼給毛三哥薦事，有人說了這個消息，我心裏就大大的明白了。春華聽到說小秋不見了，心裏已是萬分難受，如今又聽到母親這樣血口噴人，只氣得全身篩糠似的抖顫。她半藏了身子在門後，可微微的靠了門。原先來偷聽，身子站得住，不必讓門來支持身體。現在兩腳抖顫，身子向前着實的靠，重點都到了門上，門是活的，怎不讓重點壓了走，早是嘆咤一聲，人隨門向前栽了去。身子虛了，索興滾倒在地下。那一片響聲，早是把堂屋裏的人都驚動了，廷棟忙問是誰栽到了，手上已舉了煤油燈走將過來。春華兩個膝蓋，和兩隻手腕，都跌得麻木了，伏在地上，許久說不出話來。姚老太太扶着拐杖，戰戰兢兢的走過來道：這必是我們春華吧？這孩子越大越溫柔，摔倒了也是不作聲。你走路怎不小心點呢？春華不好意思哭，却兩手撐了地，低着頭格格的笑。廷棟道：摔倒了，你還不起來，坐在地，笑些什麼呢？春華手扶了牆，慢慢的站起來，還是半彎了腰，沒有移動。姚老太太道：想必是閃了腰，廷棟你過去，讓她在這裏歇一會子罷。廷棟也想着，她不過是平常跌一交，母親說了，也就拿了燈走過去。姚老太太道：我來扶着你一點，你進房去躺下罷。春華笑道：那是笑話，我一個小孩子，還要扶拐棍的人來牽着嗎？你若是心疼我，你就跟我到房裏來，陪我說一會子話。姚老太太笑道：誰叫你一天到晚，都悶坐在屋子裏呢？你不會到堂屋裏來坐着，和大家談

談嗎？春華一面扶着壁向屋子裏走，問道：婆婆，我問你句話，剛才爹爹說，有人到學堂裏尋人來了，是尋誰呢？姚老太太道：就是尋李家那孩子呀。他們局子裏來兩個人，說是那孩子害着病呢，臉上像蠟紙一樣，他老子怕是把他悶壞了，讓他出來散散步，不想他一出門之後，就沒有回去。春華道：他害的是什麼病呢？說着話，她已經摸到了屋子裏，手扶了床沿，半彎曲了身體，還不會坐下，宋氏却由姚老太太身後搶了過來，站在床面前，輕輕的向她喝道：你管他害的什麼病？你自己跌得這樣人事不知，倒有那閑心去問別人的病。你一個黃花閨女，只管打聽一個小伙子的事情作什麼？你不害臊嗎？我對你說，以後你少談到姓李的那個孩子，你若是再要留心他的事，我就不能裝麻糊了。宋氏雖是用很輕的聲音罵着，可是她說的時候，不住的用手指着春華的臉，口裏還不斷的咬緊牙齒，表示那懷恨的樣子。姚老太太笑道：你也太多心，這孩子就是那樣直心腸子，她聽說有人走失了，她可憐人家就打聽打聽。宋氏嘆了一口氣道：娘，你老人家不知道。她嘆這口氣的時候，頸子伸得長長的，彷彿這裏面，有那無窮的委屈。說畢，她坐到對床的椅子上去，架了腿，兩手抱着，瞪了眼望着春華。春華真不料母親當了婆婆的面，會說出這樣嚴重的話來，自己既然生氣，又是害臊，便伏在床上哭了起來。姚老太太也想不到宋氏突然的發脾氣，而且說的話，是那樣子重。這就向宋氏看看，正色道：這孩子倒沒有什麼不好的事，你是多心了。宋氏默然了許久，才想出兩句話來，因道：事到如今，我才明白女大不中留這句話，我和他父親商量商量，家裏不要她了，請管家擇個日子，把她接了去。春華聽到這話，猶如刀挖了心一般。本來她睡在床上，就是嗚嗚咽咽的哭，心裏一難過，更是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姚老太太道：傻丫頭哭什麼？說要你走，並不是馬上就要你走。姑娘大了，總是到人家去的，你還能賴在

娘家過一輩子不成嗎？我和你娘，都不是人家姑娘出身嗎？姚老太太說了這一大串話，可是絲毫也沒有搔着春華的癢處，怎能禁止得住春華的哭聲？姚老太太就向宋氏道：「你就不必坐在這裏了，爲了芝麻大的一點小事，你值得生氣。宋氏也沒答話，默然的坐着，看了許久，又微微的歎了一口氣，方才離開。姚老太太便側身坐到床沿上，左手扶了拐杖，右手撫摩了春華的頭髮，就微微的笑道：「你也真是淘氣，大家在堂屋裏說話，正正經經的你不聽，偏要躲到門角裏去偷聽，大概你娘，就是不喜歡這件事。摔了一跤不要緊，還要挨上一頓罵，這是何苦呢？說着，她也是咯咯的笑了，春華聽了母親要把她出嫁，這是母親更惡的一着毒棋，在那萬分難受的時候，自己只計劃着，要怎樣的逃出這個難關，至於祖母坐在身邊說些什麼，可以說簡直沒有聽到。姚老太太見她不作聲，以爲她是睡着了，替她掩上了房門，自行走去。這只剩春華一個人在屋子裏，更要想心事，她想到母親今天所說的話，決不是偶然的，大概自己一切的行爲，母親都留意着的，所以自己只問問是什麼人走失了，母親都要來追問。我是無心的，她是有心的，遲早她必會把小秋的事，知道得清清楚楚。她完全知道了，也許會告訴我的父親，把我活活弄死。便是不弄死，至少是剛才她那句話，把我趕早送到管家去，由別人來悶死我。我若是上了母親的算盤，到管家去死，那還不如留住這乾淨的身子，就在家裏死了。只看母親今晚上這樣的罵法，不給人留一點地步，簡直一點骨肉之情都沒有了。她只管我不該惦記小秋，她就不想到她糊裏糊塗把我配個癩痢頭，害我一輩子。看這情形，不用說是有什麼犯家規的事，就是口裏多說一句男人的字樣，母親都要指着臉上來罵。這日子簡直沒有開眼的一天，不如死了罷。一個死字上了春華的心頭，他就感到只有這麼着，才是一條平坦的大路。這就用不着哭，也用不着埋怨誰，人死了，什

麼過不去的事，都可以過去了。她想開了，一個翻身坐了起來，手理着髻髮，對了桌上的一盞煤油燈，呆呆的望着，心想，同是一盞燈，也有照着人成雙成對，逍遙快樂的。也有照着人孤孤單單，十分可憐的，人要作什麼壞事，大概不容易瞞了這盞燈，我所作的事，這燈知道，照女孩兒身分說，父親教我什麼來着，我是有點對不住父母。想到這裏，回頭看看帳子裏的影子，今天彷彿是特別的瘦小。心裏又一想，這樣一個好姑娘、讓她去和那癩痢頭癆病鬼成雙配對不成？雖然有些對不住父母，我一死自了，總算是保全了清白的身子，那還是對得住父母的。到了這裏，那個死的念頭，又向她心裏加緊了一步，她想，要死立刻就死，錯過了這個念頭，自己又捨不得死了。因之走下床來，將面盆裏的涼水，擦了一把臉，對了鏡子，攏攏頭髮。她在鏡子裏，看到眼睛皮，微微的有些浮腫起來，便向鏡子裏微笑道：哭什麼？快完事了。說着，放下了鏡子梳子，忽又笑道：以後永別了。我得多看你兩眼，於是又把鏡子舉了起來，或左或右的，偏頭照了幾照，還向鏡子裏親了一個嘴，然後長嘆了一聲，放下鏡子來。她消磨了很久的時間，家裏人也就慢慢都睡覺了。春華打開桌上的粉缸子將一瓷缸子水粉，都倒在茶裏，在梳妝台抽屜裏，找着兩根骨頭針，先把茶碗裏的水粉，都攪得勻了，再回頭一看，房門還不會插上門，於是把門插上了，又端了一張凳子，將房門抵住，這才將茶壺裏的茶，向茶杯裏沖去。水滿平了杯口，再將骨頭針向杯子裏攪着。她斜靠了桌子，左手半撐着身體，右手在那裏攪送命的水粉。心裏同時想着，明天這個時候，我是安穩穩睡在那木頭盒子裏的了。噯！不用向明天想了，現在只說目前的，目前我就是喝水粉睡覺，還談別的作什麼。於是把撐住身體的那隻左手，騰出來端杯子，心裏還想着，喝下去，大概就不容我有力量來自主了。趁着沒喝下去以前，這一會兒，我得仔細想

想，還有什麼事情，沒辦法有？她把那沖了茶的水粉，一直送到嘴唇邊上來，待要喝的樣子。她忽然心裏一動，我想得了，這一生沒有什麼放不下的事，就是不能夠和小秋再見一面，說幾句知心的話，這是一件恨事。他今天晚上雖是走失了，也不見得就死了，我何不等一個實在的消息再死呢？假使他死了，我死了，倒是一件樂事，可以在黃泉地下去追着他。假如他沒有死，我得一個實在的信，死了也閉眼睛。反正我是尋死的人，什麼也不必害怕，我要幹什麼，就得幹什麼。明天我起個早，邀着五嫂子一路上街去，就說是到廟裏去燒香。見不着小秋，也可以見着毛三叔。我若是見着小秋的話，我就當了他的面，向河裏一跳，那才可以表表我的心跡，死要死得清楚明白，死要死得有聲有色，今天不能死。她這樣很大的一個轉變，把籌劃了半晚的計劃，都一律取消。而且將那杯水粉，放到坐櫃子裏去，用鎖鎖了，自己就安然去睡覺。因為這整晚的勞碌，她倒上枕頭，就把上半夜的光陰，消磨過去了。直待村子裏的鷄啼，才把她驚醒。依着她的性子，這時就要起床去找五嫂子。不過把別人驚動了，恐怕反於事無濟，所以一直睜着眼睛，看到窗子上發白，料着村子上人都起來了，自己索興從從容容的下床，照常的梳洗換衣，然後開了大門向外走。她以為母親或祖母聽見了，必得查問的。然而自己拿定了主意了，倘若她們要問時，就說自己要燒香，反正是拚了一死，就是棍子打到身上，也要走出來的。可是說也奇怪，她越是這樣大大方方的向外走，反是沒有人哼一聲來攔住她。她這也就明白了，一個人要是拚了這條命不要，什麼事都可以做到，可惜自己早沒有下這番決心。假使老早的下了這番決心，也許不會受這久的氣了。她臉上帶了自得的顏色，直向五嫂子家走來。這五嫂子也是起床不多久，端了個梳頭盒子，放在階沿石頭上，斜披了頭髮在肩上，正坐在階沿石上梳頭呢。看到春華來了，却

不由她不大吃一驚，立刻站起來道：「啲！我的天，大姑娘，你怎麼在這個時候跑來了？春華推開她家的籬笆門，笑嘻嘻的進來了。五嫂子一手扭着兩縷頭髮，一手拉住春華的衣袖，這就向屋子裏頭走。因低聲道：「你怎麼這個時候來了？有什麼要緊的事和我說嗎？春華微笑，沒有作聲。五嫂子手拉住了她的手，只管向她臉上看着，許久，才笑道：「大姑娘，你的膽太大了，糊裏糊塗跑了來，惹下了禍事，我可受不了。這兩天我沒有得到什麼消息，有了消息，我還不會告訴你嗎？昨天下午，毛三哥回來了，我聽到說李少爺寫了信來，告幾天假，雖是有點子病，照樣的在家裏看書，我想這件事你也知道的，所以我沒有同你說。春華微笑道：「我的膽太大了。不錯，今天我膽是大大一點。但是膽大大一點，要什麼緊，至多也不過是犯了罪，要把我活埋吧？可是我就拚了活埋的。我今天來沒有別的事，請你陪我到街上去走走。五嫂子張了大嘴，嚥了一聲，笑道：「我的天，你瘋了嗎？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膽，可不敢担這樣重的担子呀。春華偏着頭想了一想，因道：「你這話有道理。我是拚了命要去闖一闖的。你又不打算拼命，為什麼也要去闖一闖呢？你不用去了，我一個人去了。五嫂子見她說出這種話來，樣子又是一點也不慌張，這可以想到她是決定要走的。她若是就這樣由她自己家裏走出去的，那與自己無干。現在她可是由這裏走的，她父母不知道底細，反會說是別人慫恿走的，這担子也是不輕。於是向春華正色道：「大姑娘，你這個法子要不得。你不像我們，是個有身分的姑娘，春華道：「什麼有身分的姑娘？我是個不帶手拷腳鐐的牢囚罷了。五嫂子道：「你不用忙，等我梳完了這把頭，反正我也不能披了頭髮和你走。說着話，她端了梳頭盒子進屋來，從從容容的梳頭，可是她那雙靈活的眼睛夾着夾着，已是不住的在那裏想主意。梳完了頭，她將梳頭盒子整理好了，笑道：「大姑娘，我燒壺水泡碗茶你喝罷。春華

皺了眉道：你說，你到底是不去？五嫂子笑道：我梳了頭，也該洗把手。你看我這兩隻手，都是油膩。說着，伸了兩隻油膩的巴掌，讓春華看。春華知道五嫂子的脾氣，平常也總是把身上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方才出去，這只好由她了。五嫂子到屋後廚房裏，去了好一會子，等水熱了，端進房來，洗過了手臉，又換了一件衣服，抬頭向窗子外張望，那太陽已是晒了半邊屋脊，心裏這就有數了，因笑道：大姑娘，早起你還沒有喝茶罷？要不要泡碗茶喝呢？春華蹙了眉皺着眉道：你倒底是不是同我去？若不同我去，我就走了。說着，翻身向外邊走。五嫂子笑道：一百步你等了九十九步了，急些什麼呢？也要等着我鎖門啦。於是笑着找出一把鎖來，將房門鎖了，向對房門的二奶奶說：陪大姑娘上街燒觀音香去。五嫂子又向春華笑道：並不是我攔住你，你站一站，和師母講好了，我們再走也不遲呀。說着話時，宋氏已是追趕過來的了。她在大街上，雖然不好意思就打春華兩個耳光，但是她心裏恨極了，若是走過來並不動手，好像這一腔怒火，就息不去。因之她走得逼近了春華，扯着她的衣領，咬了牙道：你太……你太……你太……你太要我不下去了。春華看到母親態度這樣的惡劣，却也不敢多說，紅着臉，含着兩包眼淚水，被母親扯着衣服，身子顫動了幾下。五嫂子對於今天這件事，心裏很有點慚愧。假使春華真讓母親打上兩個耳光，那更是心裏過不去。於是兩手握住宋氏的手，讓她鬆了勁，又放着笑臉向宋氏道：師母，你也不用生氣，大姑娘敬佛燒香，總是好事。雖然沒有在事先給你說明，覺得短禮一點，好在現時還沒有去，你不讓去，不去就是了。總也難得到我家去坐坐的，怎麼樣？肯讓我泡壺茶敬敬你嗎？宋氏的意思，只要把春華攔住了，却也不一定馬上就要怎樣的嚴厲責罰她，既是五嫂子請到她家裏去坐坐，也就落得借了這個機會下場。於是向五嫂子笑道：大清早的，倒要攪亂你。春華站在這裏

出神，她眼光是不住的向四周射着。在很快的一轉眼中，她已經看到橘子樹外有一片白色，那便是這村莊上的大塘。她正出着神呢，母親說的是些什麼，她都沒有聽見。直待五嫂子走過來，扯了她的衣服，笑道：去罷，先到我們家裏去坐一會罷。春華道：沒有了我這個心願，我是不能回去的。街上不讓我去，我就算了。我們村子廟裏也有觀音菩薩的，讓我到這廟裏去磕個頭，總是可以的罷？說着，依然向前走。五嫂子道：師母，這就讓她去罷。宋氏道：好！大家去。春華見母親已不攔住了，心裏暗笑，不慌不忙的，向橘林子外走着。脚步微微響着，誰也不作聲，只有那露水下草裏的蟲，玲玲的叫着。出了這橘林便是大塘的岸上，春華站住了腳，四周看看，又牽牽衣襟，對身後走來的母親，微笑着點了兩點頭，突然的起個勢子，向塘邊直奔了去，到了塘邊上，索興是將身子向塘裏一跳，撲咚一聲，水花四濺。

第二十二回 醒後投鰐無人明死意 辱深弄斧全族作聲援

人生在世，受盡了痛苦，費盡了心力，都是爲了圖生存，非萬不得已，是不會尋死。像春華這種人，坐在家裏，餓了有飯到口，渴了有茶到口，不担一點家庭責任，那裏會尋死？所以春華這時走到大塘邊，突然的向水裏一跳，這是宋氏出於意料以外的事，五嫂子更想不到。眼睜睜的春華跳到水裏去，水花四濺，宋氏和五嫂子啊喲了一聲，跑到水邊站住，不免呆了。究竟宋氏有了骨肉生死的關係，眼見春華在水裏翻了兩翻，自己也是忘了一切。跟着向水裏一跳，她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作游泳，自己原打算下水去救人的，不想落水以說，兩腳不能踏實，早是向下沉着，水面蓋過頂去。心裏想着不好，就向上衝出頭來，頭向上衝，腳在水裏踏着，那更會沉了！下